

楊靜恩

# 傳承孝道文化 激活感恩之心



孝道園

落日熔金，暮色如墨般暈染開來，我乘一葉扁舟，穿梭於歷史的長河。望見李密於昏暗的燭火之下，筆走龍蛇，成就《陳情表》的千古華章；感受黃香在悠悠歲月流轉間，踐行扇枕溫衾的至孝之舉；感歎劉恆於榮耀顯赫之時，仍不忘親嘗湯藥的深情厚意。這一頁歷史的畫卷，無不昭示著一個永恆的真理，無論是胸懷天下的偉岸之人，還是生於市井微末的平凡小民，都將孝道美德視作生命綿延不息的根本基石。

母親對我諄諄教誨，仍言猶在耳：「百善孝為先，人不可不知感恩。」這句話深深地鑄刻在我的靈魂深處，如同一顆種子，在我的心間生根發芽。隨著時光的流淌，這顆種子不斷生長，長出嫩綠的枝葉，為我的心靈撐起一片綠蔭。每當我看到父母日漸蒼老的面容，那枝葉便輕輕搖曳，提醒著我要以孝為先，用溫柔的陪伴和貼心的關懷回報他們的養育之恩。

揭開回憶的面紗，把時間的指針撥回十年前。每年暑假，母親總會帶我回到外婆家。外婆家是一棟普通的自建房，沒有華麗的裝飾，卻有著歲月沉澱的溫暖，微微翹起的房簷，彷彿在守望著每一個歸來的身影。

走進院子，一方小小的菜圃映入眼簾，裡面種著應季的蔬菜，那是外婆辛勤勞作的成果。這一片菜圃的每一個角落，似乎都刻著她彎腰勞作的背影，蔬菜的葉片在風中沙沙作響，彷彿是外婆與土地之間無聲的對話。

外婆的日子很簡單，除了打理這片菜圃，她最常做的事就是下廚。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每次回到外婆家，她總會為我包上一鍋餃子。那天也是如此，剛踏進院子，她便不動聲色地鑽進廚房，準備起了食材。廚房的灶火很快燃起，隨著外婆忙碌的身影，鍋裡的水開始沸騰，餃子的香味漸漸溢出，飄滿了整個房間。

不一會兒，餃子出鍋了。外婆將它們盛在盤子裡，端上餐桌。那一個個皮薄餡大的餃子，包裹著的不僅僅是美味的餡料，更多的是外婆對我們深沉的愛意。母親回憶起兒時與外婆包餃子的場景，眼裡總是閃爍著淚光。雖然總是擰得不夠圓，

包得歪歪扭扭，但外婆從來沒有責怪過她，反而會寵溺地說道：「你包的餃子，肯定是最香的。」

後來，有了我。母親開始學著外婆的模樣，為我包餃子。她站在廚房裡，全神貫注地重複著外婆曾無數次做過的動作，雙手熟練地攤弄著一張張餃子皮，手指靈活地捏緊邊緣，彷彿是在延續某種古老的約定。我站在一旁，心中漸漸有了一種無法忽視的感受，這種無形的傳承，悄悄地滲透進我的心裡。餃子的味道在我的童年裡，總是那麼鮮明，像是一份不曾改變的約定，將我們三代的親情緊密聯繫在一起。

隨著時光的飛速流轉，我漸漸長大，而外婆的手藝卻變得遲緩，母親的臉上也多了幾道歲月的痕跡。我看到母親從外婆那裡接過這份情感，而現在，這份責任也無聲地傳遞給了我。我知道，這種情感的延續，正是家庭中最深沉、最有力的部分。於是，我下定決心重拾這份傳統，為外婆和母親包一頓餃子。我站在廚房裡，撫摸著擀面杖，思索著如何將這份家族的味道延續下去。麵團被我揉得光滑，心中卻充滿了些許沉重。看著桌上的麵粉和肉餡，彷彿在重溫那些過去的時光，外婆那熟練的雙手和母親曾經溫柔的叮囑，都在記憶中泛著漣漪。

餃子煮熟後，我將它們端上桌。外婆和母親坐在餐桌旁，眼中透著期待和欣慰。外婆輕輕地咬下一口餃子，臉上浮現出淡淡的微笑，眼角的皺紋在這一剎刻似乎都變得柔和了。母親也夾起一個餃子放入口中，不由自主地點頭，嘴裡喃喃道：「這餃子，有家的味道。」看著她們的神情，我的心中湧起一股暖流。

歲月如流，往事成煙，但那份貫穿時空的親情卻從未褪色。每一碗熱騰騰的餃子，都蘊藏著三代人間綿長的愛意與牽掛。這一刻，我終於明白，餃子不僅是對技藝的傳承，而是愛的延續，更是血脈間的牽掛在世代之間默默流淌。

孝，需要長年累月的陪伴；孝，需要心心相連的牽掛；孝，需要一點一滴的付出。

只有把「孝」變成日常行動，內化於心，外化於行，中國傳統美德之孝道文化才能綿延不絕，代代傳承下去。

王強

# 做一條吞海的閒魚：國際轉機筆記（下）



絲路溯源

## 一、與「閒魚」和解：在新加坡機場的早餐儀式

「見自己」是最難的一環。蘇格拉底說「認識你自己」，東方傳統講「吾日三省吾身」。對我而言，這個「自己」的鏡像，始終映照著故鄉石頭上「吞海」二字。

「吞海」不是被動等待吞噬，而是主動吞吐、容納、消化世界的遼闊與艱辛。喝冰水、睡機場、風雨騎行……這些在「吞海」的視野下，都成了拓展生命邊界的必然滋味。這便是「自強不息」精神在當代最生動的註腳，也是中國山水精神中「天人合一」自然觀的現代體現——人與自然不是對立關係，而是相依相存、互濟共生的整體。

但見自己更難的一層，是與那個未能「翻身」的自我和解。我自嘲為「閒魚」，且「多年不翻身還粘鍋」。這需要一種清醒與自嘲的勇氣。承認自己並非天選之子，只是一條在生活鍋裡偶爾粘底的閒魚。但關鍵在於後半句：「那是沒給自己加油。」這裡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將主導權收回己手。

大道至簡，最重要的是本心，認清自己需要安靜，需要回歸本心，於是「見自己」就成了一個人存在的基礎。看見自己的人，只能在生活的高山下負重而行。每個人都有自身的稟賦，發揮出來了，就能「見自己」。

最終，與自我和解的儀式在新加坡機場完成。掏出當年捨不得花的那張新幣，瀟灑換了一份早餐。還有剩，再點一瓶水，向過去那個囊中羞澀的青年致敬：你看，我們走過來了。

二、滴水入海：閒魚的人生觀  
「一滴水怎樣才能不乾涸？」答案是：「把它放到大海裡去。」個體的生命有限，宛如滄海一粟。宋人將生命刻入山石，是將一滴水投入歷史的大海；我輩在異鄉的奔波與自省，則是將一滴水投入時代與大海。

我們未必能成就「燕然勒石」的功業，但可以在平凡崗位上尋找價值。真正的永恆，未必是青史留名，而是在每一個「利他與利己」最佳平衡的瞬間

獲得超越時間的意義。這正如中國哲學中「天地人」三才之道所強調的，人的能動性和社會實踐的重要性，注重人與天地自然的和諧相處，強調對萬物的關愛。

回頭看，不算祖國說的立志吃苦，只想起故鄉石頭上的「吞海」二字。像《阿甘正傳》裡一直跑的人，是我，也不是我。如今我明白，這篇「吞海」筆記的核心哲學，是一種「有限中追尋永恆的實踐智慧」：它始於「見天地」的出走，歷經「見眾生」的共情，最終歸於「見自己」的安頓。

生命的意義不在於被賦予何等「大任」，而在於自己是否擁有一條「吞海」的氣魄，去體驗、去創造、去關懷。這正如那些優秀的新聞作品，通過「偶然+必然」的敘事模式，在無意與刻意、偶然與命定的交錯中，展現生命的深度與廣度。

敬青春。敬所有在風雨裡向前的人。心中有海，筆下有石，身上有光——這便是從九日山的宋人，到今日在機場轉機奔波的我們，一脈相承的、最樸素也最昂揚的生命詩篇。

當我們能夠像那些優秀的紀錄片創作一樣，通過「因果關聯」「時空關係」「由點及面」三個維度構建敘事邏輯，將個體經歷與時代精神相融合，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能成為這個大時代最生動的註腳。

見自己，明本心；見天地，拓格局；見眾生，存善意。這三重境界，藏著人生最本真的修行。願我們都能在歲月裡，慢慢沉澱，逐步覺醒，活成通透、溫暖、有格局的人。

于杜、古大勇

# 論許東曉主編《椰風撫慰的熱土》的文化認同主題



各說各話

《椰風撫慰的熱土》詩文集由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出版，時任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會長許東曉先生主編，收錄了《菲華文學獎——散文獎》獲獎佳作，以及菲華作協第十四理事會文友刊發於《薪傳》的精品力作。許東曉、椰子、柯清淡、陳淳淳等一眾作家執筆為文，或直抒胸臆訴鄉情，或含蓄蘊藉話心聲，或回望故土憶來路，或立足當下敘新篇，以筆墨勾勒出海外中華文化立體鮮活、生生不息的動人圖景，也讓讀者從文字間窺見菲華社群的文化堅守與融合新生。

一、動態的認同：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菲華文學乃至整個海外華人社群的核心，始終無法繞開「我是誰」、「我屬於何處」的身份焦慮。詩文集集中的作品，沒有提供簡單且僵化的答案，而是以其文學的細膩，勾勒出一幅幅動態、複雜且充滿生命力的文化認同。這種認同不再是靜態的、非此即彼的歸屬，而是一個在實地故鄉與精神原鄉之間不斷調適與融合的過程。

以許東曉為代表的新一代閩商與文人，其思考與實踐體現了落葉生根的現代智慧。文化認同並非一道以血緣劃界的封閉藩籬，而是一種開放的行動和融入當地社會的實踐。例如，一邊是《義山守墓人》中描繪的「一排排排列整齊的墳墓，像一排排南行的歸雁，一段回不去的旅程，歸鄉的路戛然而止」，老一輩華人歸鄉路戛然而止的永恆鄉愁與落葉歸根的終極執念；另一邊，則是將父親骨灰送回大陸歸根的行為，與一位在菲出生的出世仔回到福建尋根時卻陷入鄉到底在哪裡的巨大迷茫並置。這兩個故事的強烈對比，極具說服力地揭示了從歸根到生根這一歷史性、群體性的認同範式遷移。故鄉，從一個必須返回的地理終點，逐漸演變為一個可以攜帶、可以重構的精神坐標。

此外，椰子的詩歌《晨禱》更是直抒胸臆，為文化認同提供了情感與美學的解釋。「一日開始，最初的聲音/來自一個男子粗厲的嗓子/那不是禱念，而是歌詠/透過玻璃窗，唱給沉睡中的我/唱給方圓幾里地，以及地上的天空/當餘韻遠去，寂靜長長/四周緩緩甦醒，時間模糊了刻度」，詩中的「晨禱」並非宗教儀式，而是由一聲類似故鄉歌謠的「歌詠」所引發的精神回歸。這份鄉愁，不再是撕心裂肺的悲感，而是經由聲音、記憶與想像便可抵達的心靈安頓，是漂泊者獨有的精神儀式。它既藏著對融入海外當下生活的積極追求，也容下了對閩南精神原鄉的詩意回望，二者交織，構築起海外華人完整而立體的情感世界。

二、流動的基因：閩南文化作為傳播載體  
如果說動態的認同是菲華社群的精神主線，那麼閩南文化則是貫穿其中最深厚、最鮮活的文化基因。菲律賓華人華僑絕大多數祖籍福建閩南，這使得閩南文化不僅是一種遙遠的記憶，更是日常生活中集體無意識的表達。

語言，是閩南文化最鮮明的傳播符號。早期菲華文學便深深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與閩南地域文化的土壤，而菲華社會以閩南語為主要社交語言的背景，更讓文學作品中大量融入口語化的閩南方言與俗語，成為菲華作家不自覺的文化堅守。陳俊仁作品中的「公啊」等閩南稱謂，能瞬間喚醒菲華讀者心底的鄉土親切感；黃佳昕在《兒時憶，虎糾記》中，以一句「林奶奶，我們要五碗肉燕湯，一碗不放蔥花哦」的虎糾話點單，熟悉的語調瞬間勾連起童年與故鄉的珍貴記憶。這份深植於方言的日常對話，讓文學作品充滿可感可觸的生活溫度。對遠居菲律賓的華人而言，熟悉的鄉音是連接過去與現在、故鄉與海外的文化臍帶，無論身在何方，母語所承載的情感與認同，始終是文化

血脈最頑強的延續。這種語言層面的自然融入，讓菲華文學在社群內部引發強烈文化共鳴，也為海內外讀者打開了理解菲華社群精神世界的一扇窗。

其次，民俗節慶是文化傳承的現場。陳淳淳深入探討了閩南民俗在菲華社會的延續，她觀察到，每逢春節、元宵、中秋等傳統節日，菲華社團都會舉辦有閩南特色的民俗活動，如公婆婆、南音絃管、祭祀儀式等。她在《唐人街的「年文化」》中寫道：「很多菲律賓人也會學著華人在春節期間在家裡貼上或掛上『福』字來，這是一種很好的文化融合，這說明中華傳統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和傳承，正在通過民俗文化的形式走向國際化。」這一觀察至關重要，它點明了閩南文化海外傳播的一條有效路徑。從華人社群的內部傳承，到成為當地社會多元文化景觀的一部分，最終吸引他者瞭解、欣賞乃至參與。民俗因其直觀性、娛樂性和儀式感，超越了語言障礙，成為文化對話最直接的橋樑。詩文集中眾多以節日為背景的作品，正是通過勾連個人情感與文化記憶，記錄並推動了這一傳播過程。

再者，飲食文化是潛移默化的身份印記。從陳淳淳筆下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菲律賓、稱呼仍沿用閩南語「豆腐」或「豆花」的尋常食材，到許東曉文中因在海邊長大而形成的「可以一月無肉，但不能一天無魚」的飲食記憶與「打魚圓」的烹飪習慣，飲食化為每日的煙火氣。再比如，在春節期間，閩南特色「年糕」也極其受到喜愛，很多華人也常購買年糕分送給員工。更明顯的是，很多菜名直接就是諧音，如Chowfan（炒飯）、Taosi（豆豉）等等。這種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痕跡，比任何宏大的敘事都更真實地證明了中華文化已深深嵌入華人華僑在菲律賓的社會生活。它講述的是一種文化如何通過最基礎的生存需求，實現最廣泛、最持久的傳播與接納。

## 三、撫慰、扎根與新生：文學作為跨文化對話的使者

《椰風撫慰的熱土》詩文集在於它展示了文學在跨文化語境中的多重功能，它是個體心靈的「撫慰者」，是文化扎根的「見證者」，更是促發文化新生的「對話者」。

作為「撫慰者」，文學為那些遊走於雙重文化之間的心靈提供了抒懷空間。無論是許東曉對認同僵化的批判性反思，柯清淡對融入歷程的細膩描寫，還是椰子詩歌中那神聖的「晨禱」時刻，文學創作本身就是一個理解自我、梳理情感、達成內心和解的過程。作為「見證者」與「扎根者」，這部詩文集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了方言、節慶、飲食的本地化故事，這些記錄本身就是文化扎根的證據。它表明，中華文化在海外的生命力，進入具體的、流動的日常生活，從而獲得真正的「在地性」。而最重要的是，作為「對話者」，菲華作家們通過他們的筆，主動承擔起文化詮釋者的責任。他們不僅向華人後代解釋「我們來自何處」，也向菲律賓社會展示「我們是誰，我們帶來了什麼，我們如何與你們共處」。

文學，便是這種高層級、深層次對話的產物。它讓中華文化，特別是其閩南文化，在跨文化的碰撞、理解與借鑒中，擺脫了可能存在的固化和懷舊色彩，在菲律賓乃至於其他國家地區獲得了新的表達形式、新的意義闡釋，從而煥發出永恆的新生。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4-2026年度中國僑聯課題（一般項目）「新移民作家創作與中華文化海外傳播暨文明互鑒研究（1990-2024年）」（批准號24BZQK208）的階段性成果】

于杜，紹興大學魯迅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古大勇，文學博士，紹興大學魯迅人文學院教授，紹興大學魯迅與世界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理事，紹興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蘇麗莎

# 真正的共融



寶島來鴻

日前，教友A邀請我參加苗栗天主堂72週年慶典共融，那是一間古色古香、歷史悠久、宛如寺廟建築物的教堂。

初次到那教堂，受到當地教友的熱烈問候及關切，令人倍感溫暖。聖祭禮儀開始，台灣本地教友與外籍教友共聚一堂參與彌撒，神父用中文主持彌撒，影幕有中、英、越、印語文的字幕，讓其他對中文了解有限的外籍教友能夠確實投入聖祭禮儀當中，彌撒中參插中、英、越、印語聖歌，神父分別用中、英文講道，再配合越、印語文字幕翻譯，神父及教堂教友的用心使全部外籍教友都能融入彌撒禮儀中，真令人動容，祭獻聖體、聖血及收

取奉獻金由本地及外籍教友共同參與，大家不分彼此，共同為主做出奉獻，教友互祝平安時，本地及外籍教友緊握彼此的手，互道平安的言語此落彼起，表現出教友之間互愛的精神，聚餐共融時，本地教友及外籍教友都相互展示廚藝，把各地的美食展現給教友品嚐，餐中的氣氛和樂融融，大家有說有笑，言語的隔閡也無法阻擋彼此的熱情，把主內兄弟姊妹的情懷發揮的淋漓盡致。

反觀我的教友戶籍所在地的教堂，本地教友外籍教友是互不相往來，聖祭禮儀、聚餐以及教堂活動都把外籍教友排擠在外，彼此沒有互動，沒有交集。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彼此幫助，彼此接納。」然而，很遺憾的，我們本堂教友在這方面還沒有盡好教友的本分。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